



以“禅”的审美理论解析电影《刺客聂隐娘》 ANALYZE THE MOVIE "THE ASSASSIN" WITH AESTHETIC THEORY OF "ZEN"

刘瑜 LIU YU*

摘要

电影《刺客聂隐娘》是一部具有浓厚“禅”的意味的武侠片，其艺术语言与“禅”的精神具有内涵相通之处，文章从禅的哲学角度着眼论述电影艺术语言所蕴含的精神，以禅的不立文字、即心即佛、顿悟的哲学概念去对应电影创作的精神表达、创作意图、镜头语言这几点进行论述，阐述禅的精神如何潜移默化的使电影的艺术语言呈现空寂、幽玄的意境之美，探寻哲学精神与艺术创作的融入之道。

关键词：禅 武侠电影 不立文字 即心即佛 顿悟

ABSTRACT

The film "The Assassin" is a martial arts film with a strong "Zen" meaning. Its artistic language has the same meaning with the spirit of "Zen".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spirit contained in the film artistic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Zen philosoph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piritual expression, creative intention and lens language of Zen, which is the philosophical concept of Zen, that is, Buddhism and Epiphany. It elaborates how the spirit of Zen can subtly subjugate the artistic language of the film to a state of silence, Secluded mysterious artistic conception, exploring the integration of philosophical spirit and artistic creation.

Keywords: Zen, Martial arts movie, No establishment of words, The Buddha is in the heart, Epiphany a Sudden Revelation

*LIU YU, MALE, DOCTOR'S DEGREE FROM BURAPHA UNIVERSITY, CHONBURI, THAILAND. LECTURER OF COLLEGE OF ARTS, CHONGQING UNIVERSITY, P. R. CHINA. 项目基金项目号: CQDXWL-2012-132. E-mail: 986035347@qq.com



一、“禅”的精神与电影《刺客聂隐娘》

当代中国武侠电影中，佛教文化似乎是一个凝固的因素渗入到武侠电影的创作中，“禅”的精神作为佛教理论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的精粹，对中国的武侠电影艺术创作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它的悠远意境经常被运用到武侠电影创作中，使电影透露着高远淡漠，超然洒脱之“禅”的意境，它的精神直接作用于中国武侠电影的创作意图、视听语言、以及心理感受。在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上大获成功的中国电影《刺客聂隐娘》即是一部体现“禅”的境界的电影，电影不论从剧本设计、场景画面、情境烘托到美术与动作设计都走向及其简约的“禅”的风格，全片处处借景喻情所展现的皆是一种东方“禅”的氛围与意境。镜头语言传达出空寂、幽玄的古典气韵，透过影象技巧与视觉风格的表象，我们不难发现其与中国古典哲学“禅”的哲学精神高度契合。在此，想就作品传达出的禅宗的美学精神进行讨论，以梳理出东方“禅”的精神与艺术创作语音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禅，是一种运用静坐思虑的修持方法，尽量排除外界的各种诱惑和干扰，以求达到彻悟心性的目的。六祖慧能提出了“道由心悟”的命题，成为禅学与美学基础的纲骨，他的“不立文字”、“即心即佛”、与“顿悟成佛”的主张，则成为禅宗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因此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禅宗开源于“拈花微笑”的美丽传说，其传达的智慧即是：能够达到涅槃境界的美丽心灵，看破实相无相的智慧之眼，掌握玄奥的真理的方法便是“不立文字”，即是指禅宗的教理传达不依靠言语的沟通，反对以抽象的概念、教条和道理来说教。慧能大师曾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这证明禅宗认识到万法本身是性空的，而文字言语却有本身局限性，无论你用何种语言形式与方法，诸如语言、图像、声音等，虽每种方法皆能表意，然而却都只能部分表意，对于语言表意能力而言，有些“意”是可以用近似的语言来传达的，而有些言不意尽的“意”却无法用言语表达，为了能够明心见性看到事物的清净本质，因此禅宗倡导“不立文字”，抛开文字的束缚而直接与真心汇通，从而避免言不尽意、以言乱意与执着于语言名象。

(二)：禅宗“即心即佛”的“自性说”，主张从人的内心世界中去寻求佛性，认为人心本是清净无碍的，外界皆为虚空，佛即是心，心即是佛。强调个体的“心”对外物的决定性作用，将人受动于神灵的客观唯心主义，变为“成佛”由自己内心决定的主观唯心主义，它简化了修炼成佛的方法，将佛性从虚幻的西方极乐世界拉向了每个人的心里，“禅”对自我心灵的认知，即是从人的内心世界深处体认自我，在对自性的感悟中，寻求“自我意识与感觉”，这个心理的过程与艺术创作的主体精神表现有异曲同工之效；这就使禅与艺术创作的主体精神有了交融的可能性。

(三)：顿悟成佛是禅宗的一大特色，其倡导的“顿悟论”则主张依靠直觉式思维模式，使人们在对立统一的事物当中，体验到具有丰富内涵和无限悠远的象外之意；它的物我同化观念则与创作灵感的启发大有关联，它提倡“梵我如一”把自然和人生一并摄入“空”的境界。而其经典《楞严经》中所著述的“七处征心”“八还辩见”最具特点，表明其要旨为祛除妄念见本性，拨落见尘明见性，最终实现明心见性的根本目标与终极关怀。



综上所述，“禅”究其实质，其实更倾向哲学与美学。作为诞生于中国本土文化特色的佛教理论，一方面继承发展了道家的精神，又在不断完善和吸收魏晋佛教基础理论上而形成了“万趣融其神思”（宗炳，卷一）这般独特的禅宗美学理论，成为集宗教教理、哲学、艺术于一体的佛教派别，禅宗的哲学思想体系从唐代以后直至今日，依然对中国艺术的启发与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甚至可以说，如不了解禅宗思想，就无法深入了解中国艺术精神。（张育英，1992：4）正如宗白华先生曾经说过的：“‘禅’是中国人接触到佛教大乘教义后体认到自己心灵深处而灿烂的发挥到哲学境界和艺术境界。（宗白华，1990：165）

根据前面所探讨“禅”的精神，我们来试图厘清《刺客聂隐娘》这部电影中的创作思路、表达手法与禅的思想所存在的共性。导演侯孝贤曾经说：“创作来源于传统哲学”，他本人即是深具中国文化内涵但同时也内敛的人。这部电影作品所反应出的正是中国古典传统哲学“禅”的艺术精神之美。电影的时空观背景设定为唐朝末年，那个时代正是“禅”吸收道教理论之后彻底完成了其中国化的禅宗哲学之黄金时代。其次，因为“禅”的精神的切入，开拓了电影艺术对于意境的追求，以及艺术语言表达的哲学纬度与广度。该部作品来自于中国古经典中的一部《唐人传奇》，多年以来一直在导演心中构思发酵，拍摄中导演为了着力表现其想象中的唐代古典禅意的效果，皆按照史料精确写实重现八世纪的唐朝的韵味，营造出考究、古典且诗意的氛围。从服装化妆上讲，及其考究与复古，女主角的服装设计异常简洁与素雅，以黑色肃杀的感觉突出其杀手的角色特点，而道姑的角色却一袭白衣，不过多着色，非常具有象征意义，其他角色的服装也是简直将素与朴做到极致而显得相得益彰；从场景摆设上也是煞费心机复原了唐代的家具设计，取景更是远赴日本京都选取唐代禅风浓厚的禅寺（大觉寺、东福寺、清凉寺、平安神宫等）；灯光效果虽借助人工光线，但是也以模仿自然光感为主，尤其是在宫廷里那忽闪的烛光效果对整个剧情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强的助推作用，那高山上的流云仿若使人置身于一方净土之上。

“中国人对禅意的体验，是于空寂处见流行，于流行处见空寂，唯道集虚，体用不二，这构成中国人的生命情调和艺术境界的实相。”（宗白华，1981：70）

中国人既不同于西方人积极向外探求扩张，也不同于印度人于静默的自我沉思中去领悟美的境界，中国人的传统审美情趣一直以来都讲究诗意图与意境，追求的是高远的艺术境界。实质就是禅的美学境界。故在禅宗思想与精神的影响下，电影《刺客聂隐娘》表现出一种清净淡泊、闲适无为的心灵对宇宙、对自然做静静的观照。冥漠恍惚，含蓄无垠，而这正是禅的理想境界。幽深玄远、生生不息的自然与淡泊静逸的心灵相映成趣，给人一种透彻灵魂的安慰和惺惺微妙的领悟，亦即是中国人最理想的审美情趣。在此，笔者想用禅的哲学理念就这部电影的内在精神表达、创作意图与镜头语言进行论述，以期探索“禅”与电影艺术契合之道。



二、禅的不立文字与电影《刺客聂隐娘》之精神表达

自佛祖的“以心传心”的禅法诞生于微妙的拈花微笑以来，禅宗的根本主张“不立文字”，把语言文字看作“葛藤”，不屑纠缠其中。在达摩传法时，二祖惠可一言不发礼拜达摩后依位而立，达摩认为“汝得吾髓”遂授予袈裟。《楞伽师资记》中记三祖僧璨“萧然静坐，不出文记”四祖道信“莫读经，莫共人语”五祖弘忍则“缄口于是非之场，驰心于空有之境”六祖慧能更是坚决否定语言文字的破机。

“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自不有，故知万法本自人兴，一切经书因人说有。缘其人中，有愚有智，愚为小人，智为大人。愚者问于智人，智者与愚人说法，愚人忽然悟解心开，即与智人无别。善知识，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郭鹏，1983）

在慧能看来，经书以及其对义理的阐释都是人为的，没有人的主观存在与创作，语言文字这些东西的都无存在的意义，世人生而智愚有别，由此，语言文字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作用与价值。智者用语言文字向愚者说法，为了使迷者开悟，但却代替不了禅理真义，禅理象天上皎洁明月而语言文字就似那指月的手，虽可以标示出明月的所在，但却究竟不是明月，语言文字只是帮你达到自悟佛性的借用媒介而已。因此，慧能认为要悟得真如本性，不能依靠语言文字，真如本性在每个人的心中，要获得佛法真义，应转向人的内心。此外，《方广宝箧经》卷上有“不着文字，不执文字”；

《菩萨璎珞本业经·因果品》有：“一切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等等，禅宗破除对语言文字的执着，即在于禅强调自我感悟是个体直觉的体验。这种体验就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看别人饮水，你问他是暖是冷，他回答热或冷，这个冷热是概念是名言。其实，他所喝的水，岂止冷暖而已？自有特别的冷法和热法。在直觉中，你的感觉和水的冷热合二为一，不分所感。（冯友兰，2013：242）以禅宗的角度看来，要最终到达顿见本性、把握事物的本质，是不可能依靠语言和概念，禅提倡不借外力，把关注点引向自己的内心；因而主张不立文字，以心印佛，这也是禅宗主观唯心主义的典型体现，人如果执着于文字忽略自身感受，就无法获得佛法真谛。（高长江，1989：87）正所谓“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语言文字本身并不能使人成佛，这种外在的它物，只能是阶梯，助悟者直上澄明之境。（郭鹏，1983：60）故而禅宗的离言去语，以心传心，对于东方文化艺术审美方面是有核心意义的。

从禅“不立文字”观念影响下的剧本上看，导演并不依靠华丽的辞藻与对白推动剧情，女主角扮演者舒淇贯穿整部电影都离言去语，甚至全片她仅有九句台词，而由日本演员妻夫木聪扮演的男配角磨镜少年更是只有一句台词之少，电影完全依靠演员的内心戏来进行推动，如女主角窈娘在离家多年后回家，在听其母亲平静若水的述说了她幼年所遭受的委屈与不公，她所表现出的并不是情绪完整的、酣畅淋漓而又具典型意义上的痛哭情绪，反而是一种压抑的，深沉次而又默不做声的掩面恸哭，这种带有深深压抑的恸哭其表现出的伤心程度，远胜于直接痛哭何止百千倍，不禁使人联想到，该是受过怎样的委屈才能伤心如此；同样，男主角田季安在朝堂之上那一言不发的震怒，仅只靠一本书的丢掷力道就足以震慑全场；又如窈娘与精精儿在一片寂静树林里那悄无声息的格斗，



让观众感觉似乎还不曾拿起却已然放下，诸如种种在剧中不胜枚举。全片各个角色靠安静的表演反而制造出飘逸之感，人物基本属于表面平静如水，内心情感却又曲折澎湃。导演处理剧情中人物内心压抑的冲突、细腻情感之处更是显得不露痕迹，基本上不借助语言对白来处理剧情的发展。其台词剧本皆使用文言文对白，显得古意盎然却又带给人以全新心理体验，用碎片化艺术叙事手法表达剧情，乍看之下似乎缺乏逻辑造成理解困难，但是仔细体味下去却又匠心独具，正是“佛是心作、迷人向文字中求，悟人向心而觉”（玄觉，1970：1）导演关注的是自我内心与精神的高度而刻意忽略叙事的逻的手法，丝毫不影响其艺术表现的水准，甚至也可以说在此方面树立了一个典范。其传达出的艺术精神丝毫感觉不到虚伪、浮躁犹如禅僧入禅定一般的空灵与沉静，电影中动人的情感成为了艺术表达的一切，如诗如画般透出深深的禅意。这正是“禅”那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精神的体证吧。

三、禅的即心即佛与电影《刺客聂隐娘》之创作意图

禅宗讲的“即心即佛”是强调人心的主宰作用。“心”在《坛经》中大体有两层意思，其一：指人的意识活动或精神作用，其具有各种不同性质的表现，如迷与悟、正与邪、善与恶、智与愚等。六祖慧能所说“即缘心迷，不能自悟”（郭鹏，1983：24），“邪心是大海，烦恼是波浪，毒心是恶龙，尘劳是鱼鳌”（郭鹏，1983：66）“世人心正，起智慧观照”（郭鹏，1983：82）“能除执心，通达无碍”（郭鹏，1983：57）等便是此意；其二：则指人心的本质，与“自性”的意思基本相同，“识心见性，自成佛道”（郭鹏，1983：58）“汝自性且不见……汝自迷不见自心”（郭鹏，1983：90）等等，这里说明“心”与“自性”没有本质区别，人的本质在于心的方面，而在色身上面。在禅宗看来，客观世界的一切色相变幻，完全是心灵变化的产物，实则把受动于神灵的客观唯心主义，变为了由人的内心作决定的主观唯心主义，从人的内心世界深处，探求对自身本质的认识，禅宗对人自我意识的认识与描述，除去表层意识的牵绊，以洞察人心灵深处的隐秘，使人得到精神上的解放与超脱。而艺术创作也是同样致力于探索和描述人的内心世界，追求人的自我意识。

“善知识，自性能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尽皆不取不舍，亦不染著，心如虚空，名之为大。故曰摩诃。”（郭鹏，1983：2）

禅主张“自悟”即对禅理要有自身见解，别人悟到的禅理绝对替代不了自身的认识，对禅法的认识。要各自创新，不必拘泥于陈旧模式，拿别人的体会说禅无异于瞎子点灯，禅宗精神寻求“自我意识与自我感觉”这使它同艺术创作的主体精神有了相互交融的可能性，禅宗强调主观心灵的作用但并不否认现实世界，而是透过观察与体验现实世界，作为体认自性的途径，而放之于艺术创作，同样离不开艺术家自我心灵的表现，即便是“纯客观”的作品，也包涵有艺术家主体精神意识，亦即是艺术家心灵的创造，我们将“自悟”这个概念移用到艺术创作中去，说明艺术创新应是建立在艺术家对自我哲学精神的关照与理解之上去表现，艺术语言与表达观念上勿需过于迎合大众的口味。禅宗精神的融入恰好能够在艺术表现的内容和形式上给艺术创作带来新鲜经验。

导演侯孝贤曾经在访谈中不断的强化一个概念：“精神特质”。在演员的选择上强调“演员的



精神特质骨子里面一定要象表演的对象”（侯孝贤，中天电视台，《艺想世界》访谈录）甚至连演员自身都意识不到的特质，因此他的影片一定都是先有类型化特质适合的演员而后才会根据已有的类型化人物来进行剧本的创作与修订。台湾电影评论家张士达认为侯孝贤导演在片中将聂隐娘设定为了亚斯伯格症候群类型的人物，（张士达，2015 七期：174 – 175）隐晦的突出了女主角孤寂的人格特质，而这孤寂的人格特质又恰恰暗合了“禅”的内涵，在拍摄过程中他强调演员本体真实的状态，而忽略演员所谓“表演技能”的那部分，根据访谈录中说到，他在影片拍摄过程中从不做前期的导戏，仅只设定他想定的情境，然后交由演员自然发挥，只需要有那种“自然的感觉”，而这主观能动的感觉亦是“即心即佛”的一种具体化。例如在拍摄树林打斗那场戏中舒淇扮演的聂隐娘“既要有力度、又要速度、却不能流露丝毫的表情”（侯孝贤，中天电视台，《艺想世界》访谈录）仅只为了塑造角色作为杀手的精神层次，在观影时观众自然就能够代入一种错觉——女主角舒淇似乎便是聂隐娘的化身。象这样追求客体与主观的融汇，就已然便是禅宗“物我化一”“即心即佛”的观念，其不光传达武侠精神，最关键的是表达一种具有高度“禅”的精神境界与丰富文化内涵，导演在创作手法上没有过多着力于武侠叙事，而是刻意简化叙事情节，忽略表现武侠打斗，与当代武侠片华丽夸张的风格迥然不同。其仅仅透过剧情人物角色之间的情感细微互动就表达出整个超然的氛围，同样的美学特征也体现在武侠打斗的描绘画面上，传统武侠片往往忽略“历史感”的设计而着重武打动作的设计，因为剧情的发展皆是架空虚构，所以，突出武打动作设计的可看性成为了审美的主体。而该片则重视“历史感”的还原，放弃了追求武侠片俗套的镜头华丽、夸张的武侠奇观表现，展现打斗的过程让观者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在一瞬间就已然完成，却能带给观者思考生与死的深度，较之一味追求视觉冲击效果、传奇、武侠奇观的传统打斗武侠片，其蕴含的哲学理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是一部带有显著禅意风格的艺术片，表面上镜头语言展现压抑、空寂的气氛，但实则借以烘托出角色内心的火热，反过来推导印证禅的意蕴的电影作品。倘若以视觉艺术的属性来界定这部影片的话，那它应该属于大写意的范畴。

四、禅的悟境与电影《刺客聂隐娘》之镜头语言

“顿悟”是源自禅宗的特有思维及修行模式。慧达《肇论疏》引竺道生法师大顿悟云：“夫称顿者，明理不可分，悟语极照，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理智恚释，谓之顿悟……见解名悟，闻见名信，信解非真，悟发信谢。理数自然，如果就自零。悟不自生，必籍信渐。”意谓佛理有两种认识的过程，其一为“闻解”的信渐（信奉与渐修），其二即为“顿悟”。而佛理是不可分之整体，故觉悟与对本体的把握不能分阶段实现，必须顿悟。信奉与渐修虽属必需，却也不能获取佛法真知，信奉与渐修只是为顿悟做准备，觉悟就像果子，机缘成熟之后必然才能达到悟境。《维摩经集解》上载“悟法夫者，封惑永尽，仿佛亦除，妙绝三界之表，理冥无形之境。形既已无，故能无不形，三界既绝，故能无不界。”“悟境”本是一种无形之境，不是相，但正是因为境是超然于形相的，所以悟境能无不形和无不界，在直观中顿悟即是禅的悟境，“悟”是直观的、理性的，而“境”确是感性的，有所象征和喻指的。（黄河涛，1994：128）这使得禅与艺术创作语言有了以下两点共通之



处，首先：“悟”的美学观念，“悟”与艺术语言皆具有非理性特点，禅的“机锋”“棒喝”“公案”等修行方式，为了使对方开悟使用隐语、象征、暗示等方法，因此，按照一般的逻辑思维是很难以理解的。在艺术思维与语言表达中，也很难要求艺术家遵循理性思维来创造艺术作品，越是受情感制约的变异，就可能离理性认识越远，在理性认识上看是不合逻辑的，可是从情感上看却是及其真实的。其次：“境”的美学观念，“境”与艺术创作语言皆具有情景交融的本质特征，正如古典文论中说“意中有境，境中有意”。因此，“境”主要是艺术家的心境，是经过自我提炼后对人生的体悟，其艺术语言特征表现为超然物外，是空非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无穷艺术意境。

在《刺客聂隐娘》片中大量运用隐语、象征、暗示的镜头艺术语言表达禅“悟”的感觉。电影里母亲平静的述说着公主的死亡，以满院的白牡丹的凋谢来暗喻、指代；用聂隐娘送还信物玉玦，让观众感悟到其隐含之决绝分别之意；而无端插叙一段“青鸾舞镜”的典故，其云：

昔罽宾王结置峻祁之山，获一鸾鸟。王甚爱之，欲其鸣而不能致也。乃饰以金樊，飨以珍羞，对之愈戚，三年不鸣。其夫人曰：‘尝闻鸟见其类而后鸣，何不悬镜以映之？’王从其言，鸾睹形感契，慨然悲鸣，哀响中宵，一奋而绝”孤鸾三年不鸣，临镜后以为见到同类，便慨然悲鸣，展翅奋飞而死。(范泰《鸾鸟诗序》，1980：1)

只有当你仔细领会了这故事的精神，才会顿悟到原来这“青鸾舞镜”就是隐喻了女主角孤独的人格及命运等等；最为典型的则体现在丝绸帷帐上翻动的“纱幔”和烛火。纱幔和烛火的晃动，尤似女主人公窈娘的心情。最明显的莫过于田季安说起两人幼时，窈娘的一番轻移，随着纱幔层层放下，似有多年深情终于放下释怀之感，而田季安和瑚姬拥抱时，画面烛光飘摇、闪烁暗喻那窈娘闪烁的泪光。镜头真实记录下自然环境里的虫鸣、鸟语、水流、风动、树叶摇晃的声音，来让观者体验作为刺客才会具备的灵敏耳目，让你身临其境的“悟”到剧中女主角的感受。镜头如果没有进行人物叙事，那画面基本是又高又远，正如“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完全是一派禅“境”诗画的澄明境象。电影大量使用长镜头画面，除人之外的、山、水、风、树、以及流动的云成为了画面的“境”与审美主体。构成了电影中深具禅境的“冲淡、空寂、幽玄之美”，电影中一切镜语皆成为了“境”语，看似索然无味甚至乏味，但其实令人回味悠长。空寂之美体现在借助静态长镜头呈现独特的静默风格，静默不动的镜头里出现静默不动的空山、落叶、河流、微风，营造了一个无比空寂的“境”，一种虚静的大千世界之感油然而生，一种幽冷的“境”，清冷景象与冷淡的色调构成了幽玄之美。以景喻“境”之写意的艺术语言便是禅宗哲学精神所表述的空寂之美。而这些美的意向却又需要观者以心去感受，充分展现了“禅境”凭心观照、所见即所得的观念。寄托了导演的高逸情怀与审美理想。所体现出来禅的精神价值就是对逻辑、知性的超越，获得一种“物我合一”的客观世界与内心精神互相感应契合的思维方式。这即暗合了“无理而妙”的概念，艺术的妙就妙在无理上，形象与情感的无理即造就了艺术的审美价值。体现了禅的超越性和禅的意象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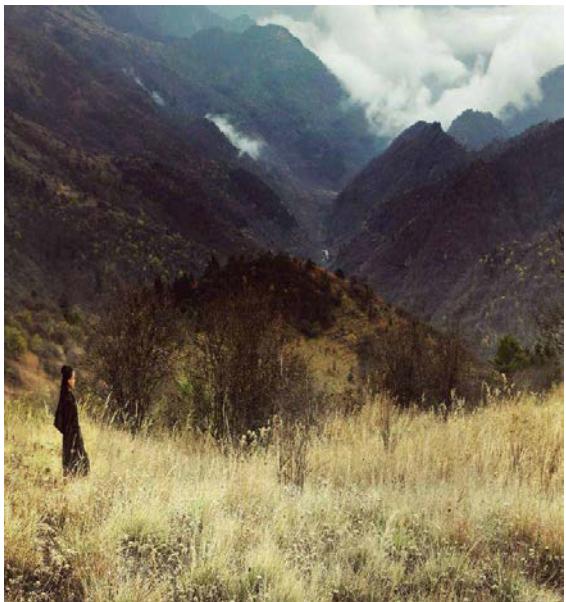


结论

中国人的传统审美情趣不在于客体的明晰透明，而是追求一种艺术精神上幽远清淡的境界。清净虚融，幽深玄远，于冥冥之中忘却物我，从而获得一种独特的审美感受。艺术在于对自身和客观世界的超越，使自己的心灵与对象世界沟通，（冯川，1987：53）以此来把握生命的本质现象，而表达语言仅仅是起到辅助传达哲学思想的需要。所以说艺术作品中必须有艺术家自己对哲学的独特感受、理解，站在哲学的高度再借由艺术创作的语言将其表现出来，侯孝贤电影之所以成功，便是站在禅宗哲学的高度把握住了传统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然后用抒情诗般的语言来描绘了一副如诗如画的传奇。

参考文献

- 冯川 (FENG CHUAN) , 苏克 (SU KE) 译. (1987)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 香港三联书店
- 冯友兰 (FENG YULAN) . (2013) 《中国哲学简史》[M].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玄觉 (XUAN JUE) . (2009) 《禅宗永嘉集》[M]. 三联书社
- 张士达 (ZHANG SHIDA) . (2015) 《背向观众，隐剑止杀》[J]. 台湾：印刻文学生活志
- 张育英 (ZHANG YUYING) . (1992) 《禅与艺术》[M]. 浙江人民出版社
- 范泰 (FAN TAI) . (1980) 《鸾鸟诗序》[M]. 重庆大学出版社
- 宗白华 (ZONG BAIHUA) . (1990) 《艺境》[M].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宗白华 (ZONG BAIHUA) . (1981) 《美学散步》[M].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宗炳 (ZONG BING) . (1998) 《画山水序》[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侯孝贤 (HOU XIAOXIAN) . (2015) 《中天电视台》[Z]. 《艺想世界》访谈录
- 高长江 (GAO CHANGJIANG) . (1989) 《禅宗与艺术审美》[M]. 吉林大学出版社
- 郭鹏 (GUO PENG) . (1983) 《坛经校释》[M]. 中华书局
- 黄河涛 (HUANG HETAO) . (1994) 《禅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嬗变》[M]. 北京商务印书馆



电影《刺客聂隐娘》的剧照